

# 象牙塔下被折叠的人

A. Waste\*, F. D. Mei

##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高校教师的讣告，看着都像简历，这正常吗？

群发讣告后，大家纷纷发出哀悼的表情，没过几个小时，院领导发了个我院某某荣获什么什么的“喜讯”，群里瞬间又开始一片“欢腾”，大拇指和鲜花纷至沓来。《祝福》发生的时代或许已足够久远，但鲁镇并没有彻底消失，它只是蜷缩进了大多数人难以注意到的角落。或许你会惊讶，本该是思想进步的学术圈，却是鲁镇在现代社会无数个残留的飞地之一，鲁镇年终的大典依旧在象牙塔内按时上演着。

一篇典型的讣告通常由三部分组成：时间，履历，成果。出生于某地，某年在某处获得学位，发表论文若干篇，主持科研项目若干项。若篇幅稍长，会补充“自幼刻苦”“为人诚恳”“心怀热爱”……而喜讯则更为直接：一作兼通讯！XX 大学登上正刊/大子刊；中国青年学者，最新 Nature XXX！硬核！某大学发顶刊！最新研究成果揭示…；院士/长江/杰青！某团队再发子刊！！

这个信息茧房里，感叹号变得越来越廉价，一个不再够用，就用三个。标题和引言里连成一片的!!! 像一眼望不到头的栅栏，把压力和无数本该自由探索的灵魂困在其中，密不透风。

## 1. 被折叠的人

2025 年 5 月，来自约克大学的学者 Cary Wu 在其论文《Suicides in China's scientific community: A call for a public health response》中统计搜集了 1992-2024 年间 130 起个例，首次揭示了青年学者早逝问题的规模与结构性根源。<sup>[1]</sup> 这两年来，网络上也时常出现一些零散的名单，我们尝试追踪记录国内 45 岁以下早逝的青年学者信息，最终找到了 40 余份这样的档案，我们想要知道他们是谁，在这些被折叠成短短一页的简历式讣告背后，他们度过了一段什么样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性格和爱好。或许生前他们下意识地躲在密密麻麻的论文署名背后，在那些密密麻麻的论文署名和充满感叹号和毫不吝啬的赞美的科研报道背后，他们小心翼翼地藏起了哪些不属于“学者”的人格特色。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黄永远副教授和我毕业于同一所大学。网上有一篇本科室友为其写的悼文，原来他是一个纯粹的人，热衷于和朋友谈论各种八卦。他从来没向人炫耀过他有多么热爱学术，但他博士毕业回国后，把他研究慰安妇问题获得的稿费捐给了慰安妇博物馆。时一次回到农村的家乡后，他写下的自勉是“为后来的同仁开辟一条更为宽敞的道路”。但后来

身边的好友纷纷也都察觉到他的紧绷，甚至忙到没有时间做饭，劝他别沉迷工作。2024 年 8 月 9 日，突发疾病医治无效的他不幸去世，终年 37 岁。

我们对多篇公开报道进行词频统计，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集中在“去世”“医治无效”“疾病”“科研”“论文”“基金”“项目”“博士”“教授”等词群。死亡语汇与科研产出语汇在同一段落中反复交替，如同两条平行的轨道，共同构成叙述的骨架。文本的结构高度一致。出生与学历被清晰列出，论文与项目逐条呈现，荣誉与评价紧随其后。随后，是突发的疾病，是医治无效，是终年若干岁。

值得注意的是，“压力”“焦虑”“连续工作”“睡眠不足”等词语多半出现在社交媒体记录或友人回忆中，而在官方语境里更常见的是“贡献”“突破”“杰出”“新星”。前者描述感受，后者描述成果。“休息”“爱好”“闲暇”“玩笑”等词语并未进入高频区间。人被描述为勤奋、刻苦、忙碌、执着，而时间被描述为紧凑、连续、不可中断。叙述重心自然落在产出密度上，而不是日常的温度。

当同一套词语在不同个体的报道中重复出现时，个体的人便逐渐被模糊成为背景。博士、入职、发表、申报、评审，再发表，最后是医治无效。在这种语言秩序里，最吸引眼球的是各种指标，而名字背后的人往往无足轻重。

## 2. 被燃尽的时间

青年学者本应处在生命力和求知欲的全盛时期，但我们看到的确是一个个年轻的生命突然停下了脚步。他们的生命大多停留在 30-40 岁阶段，而相对地 2023 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为 77.93 岁。更科学的预期寿命统计方法是按一岁一组计算得来的预期寿命表。例如按照联合国 2024 年 7 月发表的《世界人口展望 2024》，目前中国 35 岁的女性预期剩余寿命中位数为 47.5 年，而男性则为 42.3 年。我们计算了 43 位青年

学者截至他/她们不幸离世时剩余的预期寿命，以及他们开始从事研究工作时的年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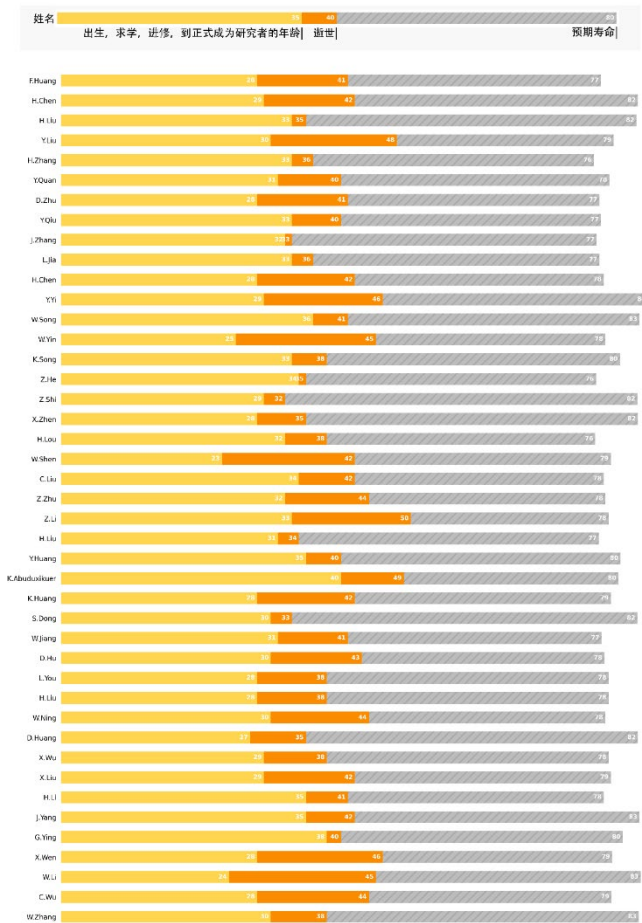


Figure 1. 43 名青年学者的人生坐标

平均而言，她/他们理论上本该剩余 38.8 年的时光，去陪伴最爱的人，去成为最理想的自己，却在开始研究工作后 9.6 年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数据不会指向某个特定的原因，但时间的则损却值得记录。在地理分布上，出现最多的地区是江苏 7 人，其次则是北京和广东各 6 人，浙江 5 人，分别占比为 16.3%，14.0% 和 11.6%。

### 3. 错位的象牙塔

博士教育的原始目标，是培养学术研究专业人士。自 1982 年到 2012 年的 30 年时间里，我们总共培养了约 80 万博士学位获得者，却只开放了约 10 万个学术岗位。并且每年累积的博士毕业生数量远超高校和研究所教职的增长速度。<sup>[2]</sup>这一现象在最近的十年内并没有改善趋势，截至 2023 年，中国博士生毕业总人数突破了 60 万，这个数字在 2013 年时大约为 30 万，而研究员的岗位越来越少。<sup>[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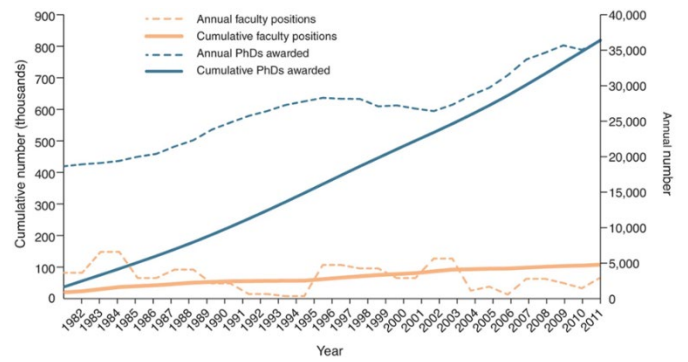


Figure 2. 毕业博士生与教职新增数对比

著名学者早就指出：“大学的内斗如此惨烈，正是因为其中的利益如此之少。”<sup>[4]</sup>不少机构正因编制紧缺不得不无限地抬高引进人才的考核标准，并且通过考核指标一年一变的方式将大量 5-6 年前引进的科研人才持续清退。而工业界往往更青睐有生产经验和研究方向对口的申请者，不少博士后和研究员因为“资历过高”、“大材小用”或“条件过好”被拒之门外。目前的局面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高等教育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系统性错位，积年累月的必然结果。

目前全世界的学术研究岗位晋升路线大致如此：一名本科毕业生需经过五到七年的学习和培训以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再经过二至五年的博士后阶段才有机会应聘研究员岗位。新晋研究员普遍采用一种被称为“非升即走”的考核机制，在入职第五或六年按照当时的指标进行考核。不同地区，不同专业的岗位考核通过率往往波动较大。

用外界通用的语言来描述，大致就是如果你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首先需要熬过七到十年不等的实习期，并且在前六年的时间中收入徘徊在当地的低保水平附近。之后你终于进入了行业内一家公司，但这个岗位的试用期是六年，留任率低于百分之五十。六年后若不幸没有通过考核便立即被辞退，得不到任何赔偿也没有竞业补偿，有时还会被要求退还一笔数额不小的预支经费。而被辞退后的你，如果难以转行只能去二线企业，面对未来研究生缩减后没有团队可带，经费被大幅缩水的情形。

2013 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全球 STEM 领域（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毕业的博士中只有约 12.8% 最终可以获得长期研究岗位<sup>[5]</sup>，而 2016 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篇文章认为这一数字仅有 10% 左右<sup>[6]</sup>。目前由于公开数据缺乏，暂时没有针对国内博士毕业生和教授岗位的研究，但我们可以尝试计算一下。教育部历年公布的数据计算，2004-2010 年间中国培养了约 28 万名博士，而公开数据显示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正高级新增 6.14 万个，一个博士生最终转变为教授的大约时间按照经历两期博士后和六年考核估算为十年，则这一时期毕业的博士生大约有 21.9% 获得

了正式研究职位。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每年新增正高级教授大约一万人，而每年毕业博士生已经突破九万大关，当下一代年轻人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面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一个花费十年时间培养人才的系统，最终却只能为流水线上十万量级的人中的 20% 提供职位，或许系统性的矛盾早在课堂上就已经形成，而不是在实验室或办公室里。

#### 4. 被默认的常态

大多数人怀着成为科学家的童年梦想踏入研究生院时，对这一现状都是无知的。但当他们克服了无数个困难终于获得学位后，突然意识到横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有漫长的十年考核时，大多数人都难以立刻脱下身上的长衫，他们选择继续延迟判断，不会立刻退出，也难以迅速转身。

于是，压力对人的异化发生得极为安静。2018 年《自然·生物技术》的一篇研究文章对 26 个国家不同专业的 2000 余名研究生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约 50% 的研究生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心理不健康状态。<sup>[7]</sup>有的人带着失望和心碎逃离，有的人积劳成疾。有的人选择借助虚构的故事向外界求救，因为真相已不再令人信服，也有的人选择了不应该被选择的行为。

我们目前无法说明象牙塔比其他行业更危险，也难以计算有多少人因此受到影响，公开数据不足以完成横向比较。但直觉告诉我，这种情况是不自然的，而所有违反自然直觉的东西，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出错了。问题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动消失，只会被排版得更加整齐，然后被折叠进浩如烟海的卷宗里。

当然，这个问题并非一篇文章可以拆解，规则的形成往往跨越数十年，评价体系与资源结构也远非一代人可以轻易重写。问题本身复杂，但复杂并不意味着应该被忽略或搁置。

当足够多的人意识到问题存在时，问题就不再属于象牙塔内部。或许短期内无法改变轨道，但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列车正在加速驶向何处。真正危险的并不是速度，而是在无人讨论的情况下默认方向正确。如果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让人被消耗，那么承认消耗正在发生便是转折的起点。

#### 5. 参考文献

[1] Cary Wu, Xiaolin Ai, Mojie Li, *et. al.*, Suicides in China's scientific community: A call for a public health response, *Prev. Med. Rep.*, **2025**, 53, 103054.

[2] Maximiliaan Schillebeeckx, Brett Maricque, Cory Lewis, The missing piece to changing the university culture, *Nat. Biotechnol.*, **2013**, 31, 938-941.

[3] Diana Kwon, How many PhDs does the world need? Doctoral graduates vastly outnumber jobs in academia, *Nature*, **2025**, 643, 16-17.

[4] 这句话没有可考证的精确时间与地点，属于无原始文献记录的“名人名言”类流传语。

[5] Richard C. Larson, Navid Ghaffarzadegan, Yi Xue, Too Many PhD Graduates or Too Few Academic Job Openings: The Basic Reproductive Number  $R_0$  in Academia, *Syst. Res.*, **2014**, 31, 1092-7026.

[6] Henry Sauermann, Michael Roach, Why pursue the postdoc path? Complex, diverse rationales require nuanced policies, *Science*, **2016**, 352, 663-664.

[7] Teresa M Evans, Lindsay Bira, Jazmin Beltran Gastelum, *et. al.*, Evidence for a mental health crisis in graduate education, *Nat. Biotechnol.*, **2018**, 36, 282-284.

---

基金支持：无

利益冲突：这是什么？回头看一看

数据公开： *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